

會
心
編

書
集



會心編卷之五

書集

五之一

黃太史

庭堅山谷

有言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

交於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
諸君欲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之茅季偉田仲乙安
用文章

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
可至千里但勿欲速耳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
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
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理之
天難于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
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
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
於世

伊川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
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
與心已自先不好了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
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然尋向上去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或問如何是敬曰主一無適之謂又問如何是一曰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呂舍人曰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
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
程不可一日放慢每一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
不須多只要精熟靜室危坐須令成誦不可放過
黃太史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大有益也

會心編卷五
易曰易其心而後言凡言語不可不先察其理而後出也

劉元城問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括日之所言自相矛盾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

或問處己何先張無垢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以識見為先

丈夫處世行己不可不宏當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人負我勿令我負人

胡公安國云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嘿之幾如人飲食則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李若谷曰我平生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生應聲曰勤謹和則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裏錯
或問處事當如何張無垢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或問張無垢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

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氣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張無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

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處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

橫渠云學者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禮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但通貫得大原則書亦易記

劉器之嘗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

蘇軾書忠定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

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

張益州謂李旼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魏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龕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足矣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

濟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

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惡聲隨之矣天有陰德星常若不見孛慧一出即光芒亘天可為大戒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

白居易言古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吾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

范忠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忠定謂李昉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
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魏公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魏公
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維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
是以不及于古人

山谷云陰陽家謂克我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于官
不得悉如意也

富鄭公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為先務
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得君父有不是耳
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童僕雞犬
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墮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
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
必忠

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為暗昧萬一非
辜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
言之得無訛乎

周顛與何徹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
逾性命性命于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

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
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席
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也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
也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
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公公曰勿以為夷
狄而鄙薄之甚善

東坡云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

五之二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甚哀出使子貢脫
左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未有所脫驂脫於舊館
人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
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
死不屬其子焉

段干木師事子夏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踰垣而
避文侯過其廬必軾之僕疑而問文侯曰段干木賢
者也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轂馳千里吾敢不軾乎

千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千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
心率物有所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
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徐穉家貧有守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
居服其德太守陳蕃以有道賓聘嘗設一榻于府中
穉來則解之去則懸之以示優重三徵八辟皆不就
稱為南州高士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
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
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
賢民化其德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
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
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
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
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貫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
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
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擇婿出俸金為裝嫁

徐邈志高行潔才博氣猛或問徐公當武帝時人以
為通自涼州反京師人以為介何也盧欽曰往者毛
孝先崔秀珪並用貴清潔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
名高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
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為介前
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王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置
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

竇儀為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

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欲薄
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
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輒伎遊宴以至於博奕竒
玩淡然一無所好

元城先生云安世自絕愁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
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平
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
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
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
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
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

邵堯夫始至洛蓬壘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父母
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
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廬者德器粹然與人言必依于仁義忠
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
者服其化

王安石性恬淡有操行知制誥時吳夫人為買一妾
公見而問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詢之知
為軍帥妻部運覆舟家貲盡沒又賣婦以償公愀然
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呼軍帥令為夫婦如
初盡以錢賜之

五之三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
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
可以小地廣者志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
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
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其名為樛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吾聞
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道之所
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鄉等欲
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東海隱者漢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
後復還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言奇計而取大
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
煩也遂距良終身不見

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前授
生徒後列女樂不知人欲窟中如何復講天理

龐士元弱冠往見司馬徽至則遇徽公采桑士元曰
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馬有屈洪流之量而執
絲婦之事徽曰子適知邗逕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
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
之富不足貴也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來聽

風聞以為察察之政

孫登居汲郡北山中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及出大笑稽康從之遊將別曰子識火乎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用光在乎得薪用才在乎識真以子之才性烈而識寡其能免乎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劉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

驅馳耶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王太尉問肩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肩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庾翼請殷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

可然乎浩猶不起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弟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祖台州與王荊州書云古人以酒為戒願君屏爵弃卮焚壘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林惟新麗饒

食豐耳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言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羲之與謝安共登冶城謝攸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桓宣武與袁孝道樗蒲袁孝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宋李旼九河公語錄云旼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

病中曾得移心法否畋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病自愈故曰靜然所以止病

齊丘靈鞠嘗詣司徒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鳥臣不可復為覆餗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看葛帳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溉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

昏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勣於此可謂知言

盧杞遇馮盛於途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峯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紋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孰勝

已而搜杞囊果有三百刺

韓忠獻公琦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夫人弟崔公孺

曰公居陶鎔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置

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

可乎公改容謝焉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

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

爾以此意待天下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

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三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

萬生靈耶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邵康節閑居林

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皆欲投劾而歸康節曰今日

之事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張乖崖詩自益州還都寇萊公準迎待甚恭將別請

曰何以教我張公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寇不解其意

後歸索光傳讀不學無術嘆曰命我矣

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明

道從容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

石魏屈

鄒浩元符中為諫官以諫立皇后得罪謫新州友人
田畫迎於途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
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能死人乎願君毋
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不止此也浩起謝教

金楊伯雄嘗侍海陵王言及鬼神事伯雄曰臣家有
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
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為也無為所
不為可以免罪矣海陵為之改容

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
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以待人文章
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
人之見殺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人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五之四

孔子北之山戎有婦人哭于路甚哀立輿而問之婦
人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曰若是
則曷為不去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不能去也
孔子顧子貢曰政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詩曰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

會心編卷五
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楚平王十年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梁大夫怒發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

鍾離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棘斟為政遂

敗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

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漢世老人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歛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統餘半在閉日以授乞者尋復屬云我傾家贍君慎無他說相效而來老人餓死田宅沒官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楊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出咄咄恠事四字而已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可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遇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僕夫皆醉不可處分公
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俱厲夫以水性沈
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
粹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
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
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
君炫此車服何為乎挿杖而芸不為之顧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
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
三日猶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歆其遁去耶
季和大笑

唐王洪義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為侍御史乃騰言
瓜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菘無遺內史賈忠言
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
椒微有毒良然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畜無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
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
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

會心錄卷三
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約費錢叁萬襍珠玉寶貝雄黃
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
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來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起唐室為世聞人而卒無嗣
續或謂其惡惡太嚴每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至窮
絕之地以故一念稍忍遂流于不仁故曰仁可過義
不可過仁義皆美德但仁主生義主殺有斬截之意
夫義猶不可過而况不義乎

唐王起教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為
僕妾所有者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
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謂不當為三公今登其
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
史中丞張倚新得幸于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
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之首群議沸
騰上召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
之曳白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府求見趙普

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
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
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
五代馬裔孫純儒也登相位臨事多不能決但書名
而已時人號為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視事
不開門延士大夫

宋高宗時有御史公上言聖節殺鷄鵝太多只宜殺
猪羊大牲適報金龍虎大王提兵南侵邊方震恐胡
侍郎公云此不足慮自有鷄鵝御史足以當之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池館綿亘數
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有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
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
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
詣京甫入遽握父手為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
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
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吾為疾而罷我
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

會心編卷五
減權笑有妓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
學士一時清貴亦狂人耳至如李際劉承雍亦常為
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
引滿自飲更不復言

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強
奪民居下州追寃以僦券甚明乃止及惇貶問舍于
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屢為統帥殺人多
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
自庇及卒後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

甚盛彥超卒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

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托有一人號望大
馬又一人號神遊言日奔競不知止也

朱子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
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
不祀矣其兄弟信有見識

五之五

黃山谷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著太極易通
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

義精為南安司理時二程子從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邵堯夫少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天性高邁既得河圖洛書八卦圖象探頤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群居燕笑不為甚異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

程明道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盡于面背門人交友久從之遊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于經濟嘗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伊川年十八上書仁宗歆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四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子孟不傳之秘著易春秋傳誨人不倦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

士

張橫渠少喜談兵又訪諸釋老反而求之六經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溥如也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所著西銘正蒙發前人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謝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其額有泚嘗與伊川別一年復來見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

尹焞隱居教授不求仕進范仲薦為崇政殿說書以疾辭乃命漕臣奉詔親遣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遂不行復令守臣疾速津致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

胡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櫻其心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胡憲生而靜懿不妄言笑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

會心錄卷五
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于頴二人往受業久未
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
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力田賣
藥以奉其親

劉勉之當喪亂後故山室廬荒廢乃即建陽近郊蕭
屯別墅結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
惟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隨其才
器為說聖賢之道

劉彥冲世家屏山溪上有園林之勝獨居一室竟日
危坐咯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
適與胡憲劉勉之友善每見講學外無襟言間走忠
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
間怡怡如也

楊中立初舉進士聞程顥兄弟講學河洛調官不赴
以師禮見顥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
矣顥卒又師事程頴一日頴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
不去頴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羅仲素僑居南劍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
為蕭山令徒步往見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過一生
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

會心錄卷五
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

李愿中初從羅仲素學仲素好靜坐侗退亦靜坐仲素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能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即一毫私意之發亦自退聽

朱元晦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即死爾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後聞李侗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師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及躬實踐而以居敬為

王召為崇政殿說書上封事萬餘言或遇于朝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平生所學在此四字豈敢緘默以欺其君

黃幹初見晦庵夜不設榻衣不解帶先生曰直鄉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翰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李燔初見晦庵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

李方子端敬純篤初見先生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
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
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
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潰

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極群書以程氏語錄經世
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
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不輟聞
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李通吾老友也貶道
州不辭家而行熹與從遊者餞別坐客興嘆有泣下
者熹微視李通不異平時因歎曰朋友相愛之情李
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

張敬夫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
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杖退而思若有得焉益自奮勵作希顏錄表裏洞然
勇于從義無毫髮滯吝嘗云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
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
非天理矣

陸子靜九淵金谿人生而穎異與兄九齡自相師友
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
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

其心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
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
此道與溺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意見之人言却難
或勸其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袁燮端粹專靜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
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
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呂祖謙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心平氣和
不立崖異少辯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
能變化氣質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

真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殆數十萬言皆切當世
要務言事不避權貴直聲振朝廷四方誦其文想見
風采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凡大儒之書皆禁絕德
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
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五之六

賈誼年二十餘博極群書以三代與秦治亂之意著
于策謂之治安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

能遠過也後為長沙王傳有賈子新書行于世所論者規模廣濶有經濟才非徒文字之工也

董仲舒家貧力學下帷發憤博通經史淹貫百氏星曆推步靡所不通武帝舉賢良親策于庭其天人之對反覆再三上自堯舜下及孔子治教興替風俗污隆較若畫一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而重仁義董子之力也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

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致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訖于大漢而作史記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歷歷如列指掌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其有良史材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歆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班彪世世居京師家有賜書萬卷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谷永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匡衡字稚圭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充精力過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頰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荐衡明經當世少雙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

陳孔璋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會心錄卷五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
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
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
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
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
靈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
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爾皆弗如也

蔡邕以經籍去聖人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
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
定六經文字邕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
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
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答曰聞延陵之理
樂睹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
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
賾旁通者也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嵇康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孫子荆除婦服

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感

樂令善於清言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三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綺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歆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

會心錄卷五
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大奇之

張融為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顏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
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懦其能
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
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晉初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旨要向秀于舊註外
為解義妙析旁致大暘玄風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
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
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
有振拔之情矣

熊安生字植少好學勵精不倦博通五經專以三禮

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人討論圖緯撫摺異聞先
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
子博士學為儒宗

孟浩然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
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
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
繼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為
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
無竄點時人謂之腹藁

全子樓每為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蘇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
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
踰此

歐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
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
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

曾鞏南豐人字子固自幼穎慧長益博學力行所知動
遵禮法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

所重宋神宗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後以官制初
行改中書舍人所著有南豐集行世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
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
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
屬文為時所稱

荆公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有美者一
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
不措意文成見者服其精妙議論高秀能以辯博濟
其說

熊朋來

字與可

博學多能尤深三禮和而不肆介而不
狃隱處州里不事表暴生徒受學者常數十百人得
其指授皆為聞人豫章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講學
于西湖環波亭時儒學廬陵建安為盛特起為兩郡
教授所至考定古制協律聲詩以興雅樂

五之七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過於徐徐君觀其劍不忘而色
歎之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使還則
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嗣君不受季子曰向者
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以劍挂徐君墓

而去徐人高其誼

魯朱家富累鉅萬賑人不贍先從貧賤始趨人之急甚于已私厚施而薄望以振人之命既已脫季布將軍之阨不矜其功滕公大賢之

漢隴西大守符融辟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侍衛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范謬曰君困危脅亂耳融繫出困病范隨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乃去

漢崔琦作白鵠賦以風梁冀冀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于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日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與通聞及令應融好事諸生便至寺門口吏融

聞之驚愕徑詣林蔭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幹輔何有默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執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彊健酣宴乃別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遂不為公府所取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張儉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歎息而去

范式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及營護平子妻見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

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
荀巨伯遠者友人疾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
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親子令吾去敗義以求
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
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
之寧以我身代交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
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郡並獲全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
郡門下椽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
副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

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
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
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
申屠蟠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為父報讐外黃令
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
義足以感無耻之士激忍辱之子若遭明時尚當表
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乎配善之為讞得減
死論

漢李善故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疫沒唯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財貨千萬諸奴婢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

深憂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漙推燥居温備嘗艱勤續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續年長善乃同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漢光武聞召拜善及續為太子舍人後善為日南太守道經李元故居朝服拜墓哭泣盡喪然後去

徐穉少以經行高於南州太守黃瓊嘗辟穉不詣及瓊薨歸葬江夏穉聞即負炙鷄絮酒徒步三千餘里至瓊墓所奠而哭之祭畢竟去不見喪主

五代裴從簡貪暴許州富人有一玉帶簡欲之而不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水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所之

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黨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托曰其長幼損一

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乃娶其姊或詰之曰其人
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高誼

柳仲途赴舉夜聞哭聲婉而哀詢之乃臨淮令女令
在任墨委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
女故哭柳怒謂令曰願假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即
令市酒脯為宴飲夜闌呼僕入叱曰汝脅主女為妻
耶即殺而烹之召令共食其肉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遺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
其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擧
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
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父知而義之

宋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餘蜚英見而異之羅致宴飲
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感激
請空名帖三十以還旬日與三十騎俱携甲士五千
至旗幟鮮明行伍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路相
繼或請所統姓名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願為君
侯行一時之權耳時禹澧五州已危于是擊定之旬
日衆數萬戰皆捷制使呂文德召之不就散去

有士人贗作韓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
與三千緡因遣兵人護送于魏公士以其故請罪公
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草書令見夏
太尉子弟不悅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
器亦不凡矣至閔中夏果官之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贈以千
錢明年復來又贈之因問何為汲汲道途孫戚然曰
老母無養公因薦補學職月得俸三千供養孫篤學
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先生
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召生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
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
明復者猶將汨沒終身耳

五之八

漢宣帝地節三年掖庭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辭連
丙吉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封吉為博陽侯臨封吉疾病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
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
後病果瘳越五歲為丞相

東海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心不自安卒經死
姑女告婦殺母于公為郡決曹言婦養姑十年以孝

聞必不殺姑太守不聽竟論死枯旱三年後守至祭
孝婦表其墓天立雨郡中以此敬于公于公門間壞
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果為丞
相封侯云

王賀以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
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
世其興乎

祝隋侯適齊見道傍一巨蛇為人所傷尚有生意惻
然不忍以杖挑放水巾須臾蛇活逝去後隋侯夜夢
至蛇所蛇啣珠相向腳踏躡覺果得明珠

楊寶遊於郊見黃雀折羽墜地為蟻所苦寶憐而收
畜巾箱中朝夕采花果食之百餘日羽翼成飛去一
夕夢黃衣童子告之曰厚德無以報與公玉環一雙
願世世為三公晨起果得雙玉環于案頭後寶以環
騁婦生子震孫虓等果累世三公

孔愉字敬康少時得一龜放於餘不谿中龜中路左
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左顧更
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
射贈車騎將軍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值鄰人格虎虎急逃入其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迹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由是知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糴斛斛不增價糴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非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

曾魯公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傍聞哭聲甚哀詢之知傍舍生貸用官錢無以償以女鬻於商人行與父毋訣故泣之悲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愛離色衰棄如遺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生曰已書券納直柰何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無不可也即與錢四十萬贖女歸約三日後將女登舟生以為然及期携女來則公舟已行數日矣

鐘離瑾宰德化女聘許氏出嫁有日矣諭胥魁市婢從嫁鍾視事畢見婢屏間流涕有戚容詰之曰我父乃前德化令也不幸與母俱喪方五歲育於胥家今十五年復入此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鍾大驚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從婢而得前令女甚憐之義不可久留當掇吾女奩篋先求婚嫁之更俟別

營女粧歸令子可乎許答曰邁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奩以嫁賢女豈不雙美乎于是前令女卒歸許氏

馮公商江夏人家饒而無子陰行善嘗入山見盜伐其樹潛退避焉曰恐驚墮傷人也夜宿逆旅客遺囊金故居守以待客覺而還索其金德公甚後謁選納一妾聘貲百金入門淚潛然下詢之知父折官錢嫁女以償郎遣女還亦不索原貲後歸家妻忽有娠生子京三元及第云

五之九

顏回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園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何仕焉孔子愀然曰美哉回之意也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於得者失之而不懼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今於回而後見之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而甚簡左右左右惡之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復與之璽豹因重飲

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法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為大儒然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幅巾詣謁太守自稱虛薄欲以功曹相屈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帝徵安陽處士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捐乎廐馬萬匹

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出不

馬融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太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羗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吻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差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童慨然而歎乃解芻芻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

會心錄卷五
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
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
疏是吾師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
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
於內宜模範蠶遷化於外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
之不從尋見害

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喜諫議得君

齊王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沈嶺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
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
誰嶺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王秀之為晉平碁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

會心錄卷五
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舜富
求歸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
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
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
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
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庐足以蔽風
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不願仕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

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
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欲
又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在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
累為州郡以母在北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
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負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瑗討越劉隆
副車

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
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
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
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
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出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
迹

周茂叔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
日廬山之麓有溪潔清先生樂之築室其上名曰濂
溪嘗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
為學將有設施可澤于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也

五之十

應暉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

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灞陵山中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勢導之以善

戴逵博學善屬文鼓琴工書畫不樂當世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累徵不起郡縣敦迫乃逃于吳謝玄慮逵遠遁不反疏請絕召命逵乃還刻

汝南袁閔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于室中向毋禮拜子亦向戶拜而去身無車衣足着木屐公車兩徵不起范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為長史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歸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話父使子驥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教人代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歎美至暮乃退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

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答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
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劉凝之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
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嘗與妻共乘蒲葦車出
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
公調求輒與之人嘗妄認其所着屐劉笑曰僕着已
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訝不
復收

宗測歆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齋
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
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響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
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
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
障上坐卧對之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

李弘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嘗
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弘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
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弘曰本不之官遂去不知所
之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可否之間

張志和居湘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

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梭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陸羽嘗問張志和孰為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若雪間

翟莊世有隱行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何止去其一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去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啜菽飲水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曰麤羹淡飯飽

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蒲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真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非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藥

會心錄卷五
為業以樵藥置道傍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
錢取樵藥而去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
為釜端拱閉戶不事琴史穴地為窟以居弟子皆效
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
受業觀形而退

向子志歸隱衡之伊山結茅為宇置書其中茂行幽
蘭蔭鬱前後馬堞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
天柱峯南襍被杖節歲再往馬或商確文義或把觥

賦詩逍遙商平興盡而後別

終南處士种放洛陽人沈默好學以講習為業學者
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爾勿聚徒講學果
為人知不得安處遂稱疾不起帝嘉其高節命所在
存問焉

蘇雲卿紹興間隱豫章東湖上灌園為業夜則織履
以給朝夕待鄰曲有恩禮無少長皆愛之稱曰蘇翁
暇則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人莫測也繩床土几嘗
置史書數冊于上少善張浚浚相亟書幣屬郡帥物
色致之翁咄咄若自咎狀使者請登車翁辭以詰朝

及期則翁已遁矣

松江漁翁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和舷酣歌聞人潘裕過吳江遇之勸之仕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岩穴追園綺之踪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若土直耳鼓枻而去

五之十一

孟子為兒時居於墓次軻戲為棺槨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于是遷於市地軻戲為屠殺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于是遷於臺舍傍軻乃設俎豆習禮容進退

雍雍母嘆曰此真可以居子矣故古今稱賢母者必曰三遷

老萊子耕於蒙方織畚楚王造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妻樵還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也投其畚而去老萊子隨之止于江南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遂隱邈魯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手足不斂曾子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夫子以不邪之故至於此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其意也曾子

會心錄卷五
三
曰何以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克口衣
不蓋形何樂於此而為康妻曰昔魯君欲用為國相
而辭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粟三千鍾而不受是
有餘富也斯人也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
謚為康不亦宜乎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
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邪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
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祀也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鄉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
必有甚惡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
不敢取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
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頤有聞於
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
之曰善哉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
舅姑者也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而况惡乎

孟光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盛裝飾鴻不悅孟長跪曰妾聞夫子高義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俱隱深山者爾今乃綺繡傅粉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結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梁鴻妻也乃共入灞陵山以耕織為業詠詩讀書彈琴以自娛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雋不疑為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乃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若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節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

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
字養為曹氏後

羊祜父衛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
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
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
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蚌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
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喜乃以增吾
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

卧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餽饌逵
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鄭善果為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
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
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
日不食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
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
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御史皆有
慙色

會心錄卷五
泰煥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以教訓六子動
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
如此我亡何以帥群弟子元珍謝過次子仲珍白母
請容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
兄弟為名士泰煥之教流於三世

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
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
十餘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
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
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潘奕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殊異其妻劉氏晏之
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閹者三百
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頤一見遺奴三
百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尹焞師事伊川先生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
焞曰尚可以干祿乎玆不對而出伊川曰子有母在
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
川聞之曰賢玆母也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守荆南
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

當孔道過客以充容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隊地

五之十一

真誥曰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

真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為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不明

道焉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為更生不得其師名為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

漢矯慎少慕導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戒龔曰過矯仲彥論仙之道從蘇文儒談超世之高適馬季長讀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

梅福墨池在南昌郡西山之梅嶺水行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為我酷身為我枯形為我辱妻子為我毒遂棄家入洪厓山中往來豐城之梅仙夾

後僊去

許旌陽

名遜字敬之

豫章人世有隱德好善樂施生而秀

穎仁孝恭敬見者心醉舉孝廉為晉旌陽令晉亂棄

官歸隱王敦謀逆先生同郭公璞說止之敦不從復

歸西山益修道術師事新吳令吳君猛得度人之術

後遇丹陽異人謀母授以淨明忠孝大道神通靈應

變化莫測斷蛇斬蛟功行圓滿拔宅上昇其教以明

心見性還虛合真結成聖胎為萬民立命乃繼述之

大孝雖曰真人實兼三教而一之故曰都仙所論著

中黃八極妙理精微與中庸表裏如云比干之忠顏

回之裕皆是仙品誠豪傑之材神聖之軌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抽竒用府總百伎之遺

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損枝執賤尺

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

呂純陽唐人也屢舉進士不第遂棄人間事從雲房

仙遊雲房欲度純陽試之曰汝功行未滿吾今授子

以黃白秘方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完方可度子純陽

曰所作庚辛有變易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純陽

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

三千八百盡在是矣乃與仙去夫神仙至竒絕也而

其本不過推心一念所由豈與聖學異哉
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所不通遊名
山廬天台不出睿宗召入掖庭問其術對曰國猶身
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
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

陶弘景幼有異操得葛洪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
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為遠矣讀書萬卷
餘一事不知以為深耻永明中脫朝服挂神武門隱
去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
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
取福也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十里許立精舍傍連嶺連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候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處
之怡然亦有以自得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
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
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

會心錄卷五
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
答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
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
何美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
人皆稱公善誘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深答曰
君自見其朱門耳貧道如遊蓬戶

維摩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
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
不二法門也

遠公在廬中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
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
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
增敬

劉辨功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環堵不語不出
者三十餘年或問修行辨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
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
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僧寶傳載懷公提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讀者試思向來陳跡可為一慨世事轉頭尚足問耶

釋知足嘗云吾身鑪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用沈檀箋乳作夢中戲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大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牛頭融師曰色聲為無生之鳩毒受想是至人之坑

穽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為道

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真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木忽大

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唱曰放下著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攝伏靜曰却將
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
存迺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司馬溫公作禪解六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鋸鋒
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其陋巷孟軻安自然
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
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
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
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
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
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蜂巖頭
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
住皆歸釋氏耳荆公忻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
撫几歎以為佳 此語姑存志異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佛燈光
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
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
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
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到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
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
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嘗
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竒言異
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
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
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
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
但有信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靈龜
曳尾于塗拂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
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
耶

東坡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此一卷楞嚴也東坡可謂以琴說法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